

往事如烟

难忘大柁

◇周如福

大柁,是苏北盐城一带的牛车。这是纯木制成的大车,两只车轮是厚木板拼成的,直径在四尺上下,车架是用原木做成的,有很大的间隙。整个形态可以用“笨”和“大”两个字来概括。过去主要是用来装运海盐的,使役的牲口就是当地的海子牛。我的家乡小镇,曾是淮北盐务总署的驻地。小时候我便常常看到运盐的大柁从屋后的土路上走过。当时的大路主要用来运盐,所以也叫柁路。

大柁自五十年代后就逐渐稀少了。1969年,我到离小镇十多里的农村插队,竟意外地发现了久违的大柁。生产队的这架大柁为我们知青建家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刚插队的五个知青住在农民家,天转暖不方便了,又搬到新砌的队房里。临到秋收,队房要腾出做仓库,队里决定给我们紧急翻房,于是大柁责无旁贷地担起运输的重任。每块带草皮的泥堡有二百斤上下,大柁每趟要摆上几十块,在两头海子牛的牵动下,发出沉闷的“嘟嘟”声,在泛起浮土的道路上下压深深的两道辙。砌屋日夜兼程,几天工夫,三间砖砌泥墙草屋便落成了。我抚摸着大柁那高大厚实的木轮,真奇怪它何以经得起岁月的风雨和沉重的负载。

时隔不久,大柁又在一次突发灾难中,将我们的命运同它紧紧连在一起。当时上面号召大养猪,饲料成了大问题。深秋,队里到百里之外的海滩上交钱押了一份滩,组织了一批社员去采摘盐蒿种,牛柁负责运粮、行李,将零散的盐蒿枯运归到便于水运的河边。滩地在堤外,采蒿人住在一个高土墩上以防海潮。

农历十月,海潮一般是不会漫上滩地的,没想到那一阵下了几天雨,东北风又猛,浑浊的黄海卷起重重大浪,海水浸漫了整个滩地。风雨如注,海潮汹涌,四野茫茫,土墩成了孤岛,而且潮水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。老队长让十几个人统统爬上牛柁,说如果一旦潮水漫上土墩,一定要抓住大柁不放。一种别离人世的悲哀笼罩了整个滩地。大柁成了人们求生的寄托。所幸的是海潮渐渐退落了。面对死亡的威胁,我们没有了掉泪,而一旦有了生还的希望,却抱着大柁很狠很咬了一场。从此,我对大柁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。我觉得它是一部历史,它是一种精神,几十年、几百年的路,它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。看到它,我既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,又感到一种沉重的撞击,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。

时过不久,队里添置了胶轮板车,大柁便正式退役了,被分解作它用。然而,它又怎能在我脑海里抹掉呢?当乘车飞驰在平坦光滑的柏油路面上,我眼前便常常浮现大柁轧下的两道深深的印辙。



大柁车复原图

乡俗拾零

喜庆“喊好”热热闹闹

◇张建忠

在我们这地方,有一个“喊好”的风俗,传说已有悠久的历史。商周时期,姜太公游四乡。一日傍晚来到一村,见一户人家正在盖屋,差不多第二天就要上梁了。姜太公掐指一算,第二天是个百事不吉的日子,上梁轻则墙倒屋塌,重则死伤人命。姜太公不忍心让这户人家惨遭不幸,但又不能点破去机,便为这户人家化解灾难。这家主人是位善良纯朴的农民,把姜太公安推到临时搭建的草棚里住,自己则到房前的槐树下宿了一夜。

第二天上梁时,姜太公对老农说:“上梁最好要写副对联,能逢凶化吉,诸事顺利。”老农说:“村里没有人会写呀。”姜太公说:“我会写。你去准备一束麻我好当笔,再把锅底灰放在水里,我好当墨。”老农照姜太公的话做了。不一会儿,对联写好了,上联是“竖柱喜逢黄道日”;下联是“上梁正遇紫微星”。姜太公说:“我年纪大了,别的忙帮不上,就站在一边,等上梁时喊几声‘好’吧。”

上梁了,姜太公在一边大喊了几声“好”,便飘然而去。从那以后,凡是有人家盖屋上梁,总要写副对联贴上。此外,木匠师傅在完成最后一根桁条搭架时,大喊几句吉利话,而围观者则大声应答:“好——”

“喊好”在盐阜地区甚为流传。每逢男婚女嫁、建房上梁、新船下水等喜庆之事,主事者都要喊几句吉利话,周围人一条声地应答“好”。

砌房上梁时,主人点烛敬香磕头礼拜,燃放鞭炮。稳坐房梁上的木匠师傅一边敲斧头,一边高声喊:“银斧高声喜洋洋,府上今日喜上梁;四周安的碧玉柱,堂中上的紫金梁。左边造的龙阁楼,右边建亭名凤凰。凤凰亭上开金花,花结莲子状元郎……”与此同时,将馒头、粽子、大糕等食物从房梁上撒下来……围观的人们一边捡拾,一边应答:“好啊——”喊好声,应好声此起彼伏,与房主共庆新房落成之喜,共享生活的快乐与幸福!

“洞房花烛夜”更人生最大的喜事,当然也离不开喊好,不过喊好的主角是新郎的姐夫或妹夫。常用的喊好词是:“洞房花烛喜洋洋,亲朋好友来帮忙,有请老少让条路,让我进去闹洞房——”;“望过嫁妆望牙床,牙床边是俏新娘;牙床本是鲁班做,金丝帐子绣鸳鸯;鸳鸯同飞又同歌,歇在荷花枕头上;莲蓬结子荷花香,连子连孙状元郎……”气氛热闹,欢声笑语不断。

如今,城市建房早由商品房替代,农村建房也基本由开发商代劳。一旦谁家自己建房,“喊好”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喜庆项目。而结婚喜庆则由新式婚礼代替,“喊好”也随之消失。



徐会 王万舜 摄

风光揽胜

射阳,一片洒满阳光的海岸。在每一个风生水起的日子,只要打开风景的一角,你就会蓦然发现,这里多姿多彩,美不胜收。

春之篇·绿色旋律

当春天唤醒大地的时候——

你看,绿色滩涂,一望无垠,莽莽苍苍,与蓝天交汇,包容万象,氤氲大千,仿佛一块巨大的翡翠,轻风吹起微澜,熠熠生辉。这是从远古洪荒流来的绿色,养育了生命延续的奇迹,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迁。走进滩涂,人才觉得多么渺小,多么微不足道,完全被绿色所幻化,所吞噬。穿越数十里的滩涂,方能到达海边。张开双臂,迎纳海风,顿生感慨;滩涂能言,定会向我们叙说前世今生。

海边的绿色铺天盖地,慢慢向四周洒染,洒染,直到天边……

夏之篇·蓝色乐章

黄海,用博大的胸襟和有利的臂膀,将这块世界上最年轻的陆地托出了水面。

夏日,海浪轻卷沙滩,海鸥翩翩逐

记忆碎片

合德的老街老店

◇刘德成

有些东西、有些事情、有些人,不因时间长而忘记,反而让人真正品味到生活的真谛,这就是合德老街老店。

租寄商店

六七十年代,合德街上的居民生活水平还十分低,每家的被褥就那么几条。一有亲戚来,就要到租寄商店那里租几床被子,再打一个地铺,亲戚住宿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

当初的合德租寄商店就在朝阳街。主要经营被褥、衣服出租,有的将闲置的金银首饰、生活用品等有来抵押。有的人家因生活所迫,还将换季皮衣、自行车、手表临时拿来典当,拿十几元钱回去应急。有的逾期没钱赎回的物品,则由租寄商店处理,俗称“绝当”。

租寄被子,虽然它已成为历史,但那段经历,人们不能忘记……

茶食店

老街上有一家茶食店,店铺不太大,但门头上的招牌很吸引人,主要加工油炸馓子、果子、脆饼、

家乡味道

陈家洋特产黄烧饼

◇梁晨

黄烧饼,是贴在自制土炉中烧烤生产而成,两面金黄,香甜爽口,因金黄颜色而取名“黄烧饼”。射阳陈洋是黄烧饼的发祥地,有“陈洋烧饼——接着头打”的民间歇后语,可见烧饼市场的旺。

黄烧饼工艺讲究的是“醇正、火正、碱正”,这样生产出来的饼才能具有“金顶、铜底、玉镶边”的效果。因其口味纯正、食用方便而深受群众的喜爱。陈洋过去叫陈家洋,是射阳老县政府的所在地,是射阳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集镇繁荣,商贸兴旺,因而“陈洋烧饼”也名闻四方。乡人走亲访友,都要带上一袋陈洋特产“黄烧饼”。

陈洋黄烧饼一直都是不用馅料的,呈圆形,烤火面撒上芝麻,芝麻清香诱人食欲,因而农村在讨价还价时有句俗语:“两个钱买块黄烧饼,还要看看芝麻多少呢!”只不过现在的黄烧饼也有长方形,饼还用刀切而成,然后烧烤。过去人们吃饼是为了解饥,现在却大有讲究,有老鸭汤泡黄烧饼,有鸡汤泡黄烧饼……

黄烧饼的面粉用料一般都选择精粉,用传统的酵头进行发酵。面粉发酵时兑水也非常讲究:一般是七成热水,三成冷水。水温低了饼会发硬,做出来的饼就会发腻。正宗的是“金顶铜底玉镶边,绵甜爽口黄烧饼”。

虽然随着草灶被煤炭炉、液化气灶、电磁炉等各种炉具所取代,又随着市场上面包、蛋糕、比萨

四季滩涂

颜良成

潮,赶海人的剪影散落在海与陆的交汇。此时,蓝色便是一曲天地合奏的动人乐章;波浪是柔美优雅的五线谱,飞翔的海鸥,小取的渔民是那激情跳跃的音符。忽然间,一种冲动会撞击人的心扉——拥抱大海吧,一起演奏这美妙的亘古之曲。

这是造物主精心安排。海岸线向陆地划了一道优美的弧,形成了风平浪静的港湾——黄沙港。港湾里,海风温柔,海浪娴静。每到收船时节,港湾里桅桅林立,舟楫安然。归来的渔民畅享家的温馨。

大海,是上天赐予射阳的最好礼物。

秋之篇·红色史诗

红色是秋姑娘在滩涂特有的容颜。

漫天遍野的盐蒿菜,红红的一片,红得惊艳,红得耀眼,把天都映红了。不知是大片的盐蒿染红了云彩,还是大红的云彩覆盖了滩涂。你不得不赞美秋姑娘的神奇杰作。

红红的盐蒿仿佛燎原的大火,燃烧在广袤的滩涂,而成片成片的芦苇荡成了盐蒿的精美装饰,白花花的芦苇变成热烈的火苗,在大火的上空翻腾跳跃。

盐蒿与芦苇交相辉映,那红与白的融合,谱写的一曲雄浑壮丽无与伦比的史诗。秋风起处,掀起滩涂上一阵阵人喧马叫的漩涡,让人顿时想起昔日芦苇荡中驰骋的千军万马,盐蒿地上席卷的战火硝烟。

如今硝烟散去,人们铸剑为犁,化戈为帛,大地返璞归真,滩涂依旧葳蕤

似练,海英如血……

冬之篇·白色情韵

射阳滩涂是冬的情韵。国家一类珍稀丹顶鹤把冬演绎得生机勃勃,情趣盎然。

“鹤鸣九皋,声闻于野。”丹顶鹤玄衣皓裳,朱冠玉颜,纯净洒脱,俊逸风流,活脱脱一位天外仙子。看一眼,你便被它征服,被它吸引。这是真正的天之精灵,地之俊杰。它们像散落在滩涂上的粒粒银白珍珠,忽而长羽临风,振翅翱翔;忽而凌波信步,翩跹起舞,那么悠然,那么闲适。尤其是冰雪覆盖滩涂的时候,白茫茫一片,丹顶鹤和冰雪融为一体,只有那鲜红鲜红的丹顶那么突兀,那么绚丽。这场景,让你真正理解“冰清玉洁”的含义。

射阳四季,是那么分明;四季射阳,是那么艳丽。

射阳河缓缓东流,像一支笔,像一本书,像一轴绵绵不绝的长卷——

记录着历史,记录着今天,记录着四季。



地名溯源

风雨卢公祠

◇郭开国

卢公祠,新坝镇一个行政村名。这里有一段曾引起清朝衙门和民国政府关注的特殊案件。

清乾隆年间,随着黄河夺淮,泥沙淤塞,海岸东移,范公堤东大片滩涂渐渐成为产盐和可耕之地。堤内一些贫困农民,率家带口,陆续迁移到堤外,建灶烧盐,垦荒种植。新兴场一姓来盐商发觉有利可图,强行霸占新增土地(今长荡、新坝、海河、陈洋),命名为“北七灶”。对此,灶民们心有不甘,可又苦于没有文化,有理说不清,也不知找谁说。

就在这时,南七灶(今东台市境内)一姓徐名田的秀才,仗义执言,联合南北灶民一同状告盐商,姓来盐商几番收买让其撤诉未果,竟买通土匪将徐秀才残忍杀害。愤怒的灶民聚在县衙讨要说法,沆瀣一气的县令极力袒护盐商,为耿直的县衙师爷丁恒甫暗中帮助灶民修改状纸,指点众人直接向送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。

卢见曾(1690—1768),号雅雨,山东德州人。康熙六十年(1721年)进士,雍正(1725年)出任四川洪雅知县,乾隆三年(1736年)擢两淮盐运使。上任七月遭人诬陷罢官充军塞外,1744年奉召担任漳州知州,1753年再任两淮都转运使。

卢见曾受理了灶民状告来姓盐商一案,便向朝廷申报详文,陈述自己的主张,文中明确规定:“灶属商亭,粮归灶户”,后经朝廷批准,转六部备案,后人称此为《卢案》。有了《卢案》,事情本可解决,可“议虽定,但灶民未及践行”。1768年本已告老还乡的卢见曾遭受后任尤拔世陷害,同年9月28日因病在扬州去世。

商灶之争虽有《卢案》可稽,但盐商使尽手腕,层层疏通,灶民有冤无处伸。转瞬至民国三年(1914年),祖承盐商朱勉斋将这片土地偷卖给清末状元张謇为首的大纲公司。灶民不允,纷纷反抗。有识之士刘士林(新兴场人)等经过细致调查,花钱买回《卢案》,据此向官府申诉。官司打到江苏省政府,省长韩国钧指派人员调停。在卢见曾当年处理此案翔实有力的证据面前,大纲公司不得不接受调停,最终以三分之一土地给灶民,三分之二给大纲公司而定案。

为感谢卢见曾,灶民自发于1920年筹资兴建“卢公祠”和兴办“崇雅学堂”。1924年秋,一座占地近30亩,拥有一进三堂青砖小瓦主房和42间附房的祠堂及学堂(今卢公祠小学)终于落成。清光绪年间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欣然题写“两淮卢都转祠”和“崇雅学堂”两幅巨匾,祠内供奉着“清两淮盐运使卢公雅雨之神位”,左右分别供奉丁恒甫、徐风田神位。从此,“卢公祠”便声名远播。令人遗憾的是,1939年侵华日寇盐垦卢公祠,撤退时将卢公祠炸为一堆废墟。